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莊瑩

南齊書卷七

梁　蕭子顯　撰

本紀第七

東昏侯

東昏侯寳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崩太子即位八月丁巳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

復除有差又詔辨括選序訪捜貧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中郎將建安王寶寅為郢州刺史冬十月己未詔删省科律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賜王公以下錢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才考課百司辛卯車駕祀南郊詔三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禄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癸卯以冠軍將軍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二月癸丑以北中郎將邵陵

王寳攸為南兖州刺史是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圏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賜民為父後爵一級甲戌以寧朔將軍柳惔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癸亥以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遥光為開府儀同三司六月己酉新除右衛將軍崔恵景為護軍將軍癸亥以始興内史范雲為廣州刺史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材器并賑卹八月乙巳蠲京邑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為馬圏戰亡

將士舉哀丙午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詔曲赦京邑中外戒嚴尚書令徐孝嗣以下屯衛宫城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之戊午斬遥光傳首己未以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為南徐兖二州刺史己巳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右衛將軍劉暄為領軍將軍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虜偽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為北徐州刺史九月丁未以輔國將軍裴叔業為兖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為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

臣大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以始興内史顔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事丙寅以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至京師宫城嚴警六軍固守乙酉斬陳顯達傳首丁

亥以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為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輔國將軍張沖為南兖州刺史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癸未以黄門郎蕭寅為司州刺史丙戌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征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三月癸卯以輔國將軍張沖為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衆軍伐壽春夏四月丁未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為南兖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壬子右衛將軍左興

戚督京邑水步衆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京師宮内據城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癸酉慧景棄衆走斬首詔曲赦京邑南徐兖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尚書令丙子以晉熙王寶嵩為南徐州刺史五月乙巳以廣偽豫州刺史王肅為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陽王寶貞為中護軍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

邑南徐兖二州戊辰以始安王寳覽為湘州刺史六月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内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戊戌以新除冠軍将軍張沖為郢州刺史守五兵尚書陸慧曉為南兖州刺史秋七月甲辰以驃騎司馬張稷為北徐州刺史八月丁酉以新除驃騎司馬陳伯之為豫州刺史甲申夜宫内火冬十月己卯害尚書令蕭懿十一月辛丑以寧朔将軍張稷為南兖州刺史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冑起義兵於荆州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

義兵於襄陽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為雍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時加寅漏上八刻事畢宮人
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
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新除撫軍將軍建
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辰以寧朔將
軍王珍國為北徐州刺史辛亥車駕祀南郊詔大赦天
下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羽
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乙酉以武烈將軍胡元進為廣

州刺史三月己亥以驃騎將軍沈嶽孚為廣州刺史甲辰以輔國將軍張欣泰為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寳融即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蕭頴胄弟頴孚起兵於廬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寳寅向臺至杜姥宅宮門閉乃散走己未以征虜長史程茂為郢州刺史驍

騎將軍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元嗣以郢城降義師八月丁卯以輔國將軍申冑監豫州事辛巳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辛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城九月甲辰以居士為江州刺史新除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為荆州刺史以輔國將軍申冑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是日義軍至南州申冑軍二萬人於姑孰奔歸戊申以後軍參軍蕭瓚為司州

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輔國長史趙越嵩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於新亭敗績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戰於朱雀桁敗績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兾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己卯衆降光禄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庚辰以驍騎將軍胡虎牙為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勇為益州刺史游擊將軍牛平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

義師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重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遙光誅後漸便騎馬日夜於後堂戲馬與

親近閹人倡伎鼓吹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莱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陳顯達事平漸出遊走所經道路屏逐居民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於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為高障置伎人防守謂之屏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

出觰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輙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髙障之内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為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輙下馬觧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所沾濕織雜綵珠為覆蒙備諸雕巧教黄門五六十人為騎客又選無頼小

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来晷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緑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産寄室或與病弃屍不得殯葬有弃病人於青溪邉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後宫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綵青蘚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旦猶

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親幸小人因緣為奸利課一輸十郡縣無敢言者

三年夏於閱武堂起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天時盛暑未及經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致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復皆然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為市令帝為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帝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所寵羣小黨與三十一人黄門十人初

任新蔡人徐世檦為直閤驍騎將軍凡有殺戮皆其用命殺徐孝嗣後封為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及事平世檦謂人曰五百人軍主能平萬人都督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强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

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及義師起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来至白門前當一決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之計召王侯朝貴分置尚書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録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覡巫朱光尚禱祀祈福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

據大桁莫有鬭志遣左右直長閹竪王寶孫督戰呼為王長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素好鬭軍隊初使宮人為軍後乃用黃門親自臨陳詐被創使人輿將去

至是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為致力募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蕩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相聚為市販死牛馬肉帝初與羣小計議陳顯達一戰便敗崔慧景圍城退走謂義師遠来不過旬日亦應

散去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糧而已大桁敗後衆情兇懼法珍等恐人衆驚走故閉城不復出軍既而義師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王珍國張稷懼禍及率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為内應是夜帝

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暉閣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曰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基駿命膺籙受圖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咸降年不永宮車早晏皇祚之重允屬儲元而稟質凶愚發於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長輔以羣才間以賢戚内外維持冀

免多難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近親元勳良輔覆族殲門旬月相係凡所任杖盡慝窮奸皆營伍屠販容狀險醜身秉朝權手斷國命誅戮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臥以之晨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氓庶巷無居人老細奔遑寘身無所東邁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輿屍塡街塞陌興築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毀朝穿暮塞絡以隨珠方斯已陋飾以壁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藝果

匪日伊夜根末及植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恇恇流竄道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裨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躬事角抵昂首翹肩逞能橦木觀者如堵曾無怍容芳樂華林並立闤闠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譟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於居喪淫讌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釁牝雞晨鳴之慝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

能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翌戍中興乘勝席卷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固緩戮稽誅倏彌旬月宜速勦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閒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遄加蕩撲放斥昬凶衛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柰何柰何又令依漢海昬侯故事追封東昬侯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伏誅豐勇之原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

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啓太平推閹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則乃棄彞倫玩習兵火終用焚身

南齊書卷七

南齊書卷七考證

東昬侯本紀永元元年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臣宗萬按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秅縣北又曰後魏馬圈鎮漢湼陽縣地

二年四月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臣祖庚按崔慧景傳帝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與紀異

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臣祖庚按通鑑云十一

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又云帝遣劉山陽將兵就蕭穎冑襲襄陽然則是時梁王尚未起義矣故考異曰齊紀誤也

以武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武烈諸本皆作威烈　臣承蒼按宋百官志有武烈將軍無威烈將軍齊世官名多循宋制今定作武

三年三月丁未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臣祖庚按和帝紀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據此則正月乙巳

南康王已即位江陵矣此云三月丁未者通鑑考異曰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

南齊書卷七考證

南齊書卷八

梁　蕭　子　顯　撰

本紀第八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邑二千户三年為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為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

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頴胄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乙卯教纂嚴又教曰吾躬率晉陽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澤惠所領内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鎮給廪食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為民其功効賞報別有科條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以蕭頴胄為

右将軍都督行留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将軍夏侯亶自京師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方俟清宫未即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並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駕奉迎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例

右將軍蕭穎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梁王進號征東將軍甲戌以冠軍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右將軍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巳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甲申梁王率大衆屯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拒守三月丁酉張沖死驃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守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

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即永元三年也以相國左長史蕭頴冑為尚書令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領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陽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乙酉尚書令蕭頴冑行荊州刺史假梁王黄鉞壬子以征虜將軍柳惔為益寧二州刺史已未以冠軍將軍莊邱黑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冠

軍將軍鄧元起爲廣州刺史夏四月戊辰詔曰荆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細人盡力宜加酬奬副其乃誠凡東討衆軍及諸嚮義之衆可普復除五月乙卯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羣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拒義軍秋七月東軍主吴子陽十三軍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虜將軍王茂先擊破之辛亥以茂先爲中護軍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乙卯以

伯之為江州刺史子虎牙為徐州刺史九月乙未詔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輔國將軍李元履為豫州刺史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以黄門郎蕭澹行荆州府州事丁巳蕭璝魯休烈降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為大司馬録尚書事驃騎大将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

司徒甲戌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絹各五千匹乙酉以
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内殿大司馬梁
王觧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兖州
壬寅以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
馬長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
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遊
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己未以新除右將軍曹

景宗為郢州刺史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晊伏誅戊辰詔進梁公爵為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給梁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辛丑鄱陽王寶寅奔虜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懸王子王女爵命一如舊儀庚戌以冠軍長史蕭秀為南徐州刺史新除中領軍蔡道恭為司州刺史車駕東歸至姑

勲丙辰禪位梁王丁巳廬陵王寶源薨夏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宫丁夘梁王奉帝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蹔来雖有冥數㣲名大號斯為幸矣

贊曰和帝晚隆掃難清宫達機覩運高頌永終

南齊書卷八

南齊書卷八考證

和帝本紀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陽侯○零陽南史作零陵

中興二年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晊伏誅○臣祖庚按明帝十一男湘東無傳南史王亮傳云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紀不載其事通鑑考異云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弑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晊據

此則議立湘東之說南史誤矣是時衍已有異志諸王無不見害湘東獨能自存乎

南齊書卷八考證

南齊書卷九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一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

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
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
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竝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
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顗
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
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纉續
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
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禄大夫蔡謨又踵

修緝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羣儒其前史所詳並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録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

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祀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祀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宫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説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

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

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

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黄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

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

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内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并天

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嵗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嵗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

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

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於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

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
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
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
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
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祀南
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
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
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

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

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

鄭志之説也葢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逺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㫖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

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

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

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廵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逺五祀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髙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閒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己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

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令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辯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宫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

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循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祀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来雖郊

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
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廼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
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泰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
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
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
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
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
允太靈俯惬羣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

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
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
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氊案設皇
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氊案以氊為牀於幄中不聞郊
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
議並同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一
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
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

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
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
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闕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
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壇案何為不轉製檐甍
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
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
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

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

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

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
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
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
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
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
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
陛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
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

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

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

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别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

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

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帝遏密

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

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

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

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輙勒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叅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

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

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
宗是廟不毁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毁
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
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
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
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
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
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

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撝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

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撝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

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實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奏議以佟之為允詔可

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為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

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為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為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世數

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
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世室就
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来因
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闕廟
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
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
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
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

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

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

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

祭天地社稷越綍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綍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綍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簴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

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䘮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麪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𥻆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别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

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
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己瀆緣情又疎重擔
閟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
君己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
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
輙祀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黄初二
年洛廟未成親祀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發漢

明之夢肇祀故宫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
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
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
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
義在全貿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
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
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

宜約干魚五頭若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謓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廷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

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名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名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

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内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糸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

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令
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
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
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
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
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
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

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恵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宫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别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宫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無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

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烝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况位隅君臣而返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内未審於社祀無疑不曹檢未有

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

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維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

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為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邪臘祀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黒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盖欲申靈

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静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来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鄗上顛基商邱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舊不改佟之議来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

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
向在郊西向邪辭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
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
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
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黒瓚階東
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别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
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

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鄭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亦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

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令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

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

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㕘議為允從之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

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為日者

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

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
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
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
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
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
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
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
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

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

皇齊膺天御極典教維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

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為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無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

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

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已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祀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

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

旅助黄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隂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叅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救者諸州别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名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胄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胄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寗欲依周公之

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儛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

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

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

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
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
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
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
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藩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
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
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

冠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賔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禄賛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賛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

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徽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為賛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宫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宫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

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並同并撰立賛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賔肇加元服棄尒幼志從厥成徳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

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

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為乖衆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

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燔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

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
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為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
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
之東安不列榜題孫緬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
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
何承天執不同即為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
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
門為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

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為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
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公侯以下執贄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辯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
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

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
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集
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
魏儀與庭燎並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
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
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
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
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

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為大絜不見東流為何水也晉中朝云公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

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為大忌

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後遂為曲水案髙后祓灞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為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髙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為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

往神武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為宋公在彭城
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准

乾隆御覽之寶

南齊書卷九

南齊書卷九考證

禮志上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太社稷○臣祖庚按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又云社壇在東稷壇在西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後漢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其名昉此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周初日猶用戊召誥云戊午乃社于新邑自定禮後始用甲也追漢高帝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後漢二月八月

及臘一歲三祠晉武帝太康九年詔社實一神其併社之祀東晉元帝依魏洛京之制立二社一稷永明十一年從何佟之議稱稷為太稷盖依漢制然云臘祀則知齊特歲一舉行耳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通典嫡孫上有無字元服之典宜異列蕃○通典列蕃下有依於諸王則輕同於儲皇則重二句

南齊書卷九考證